

《師大臺灣史學報》
第6期 頁231-238
2013年12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史所

「柯象」之田野調查經驗

簡克勤*

一、前言

「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¹這句極具佛家禪味的詞句，在一種詩意的境界中解釋了「柯象」於我、於眾生的緣分與相逢。「柯象」原存於清代土庫蘆竹後庄（今雲林大埤鄉大德村）之玄天上帝廟中，為村民所供奉之「肉身佛」，當地村民多稱之為「燻身」、「帝爺」，或直呼「柯象」。日治時期雲林土庫地區有黃朝、黃老鉗等乩童不服日人統治，乃將「柯象」作為神化之號召物，於蘆竹後庄招兵買馬，意圖舉事抗日。事跡敗露後，作為證物的「柯象」也一併遭日警收押，在文獻記載上日人多稱其為「木乃伊」或「神體」。²這是我於2012年的碩士論文中所簡單描述的，歷史上客觀的「柯象」。論文寫成之後，經常有人問我：對我而言，「柯象」是神？或「研究物件」？亦或只是學位論文必須完成的「題目」？在回答這個問題的之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

¹ 白落梅，〈解讀佛詩佛詞：世間所有相遇都是久別重逢〉，（臺北市：華文出版社，2011），頁1。

² 簡克勤，〈國立臺灣博物館收藏文物「柯象」與土庫事件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2012，頁7。

前，我先分享個人從事「柯象」田野調查的經驗，因為這樣的田野讓我體會「柯象」的多面特性。

蔣勳在他的著作《肉身供養》中，討論聖賽巴斯汀（St. Sebastian）的肉體圖像，如何在不同時代藝術創作、信徒的眼光下的內涵轉。他說道：

那樣美的肉體，那樣青春的肉體，被一支一支箭刺穿，那是一種劇痛裡的狂喜，聖賽巴斯汀忽然有了奇異的「性」的暗示。³

最初，聖賽巴斯汀可能只是三世紀之際基督教殉道聖徒的故事，據傳他是羅馬帝國的百夫長，統領一百名軍人的一位年輕軍官，因為同情並保護當時受迫害的基督徒，被反基督教的政府發現，於288年處死。他被處死的方法，是由他的下屬每人射一箭，亂箭穿身而死。這位聖徒最早的「肉身符號」代表的是基督徒受苦殉道，然圖像卻往往有論述者無法操控的自我表述力量；聖賽巴斯汀的肉身圖像在中世紀後期，成為黑死病和軍士的保護神而大為流行。其後，伴隨歐洲文化思維轉換至文藝復興時代，追求古希臘肉體之美，聖賽巴斯汀的肉身圖像除原有的基督教殉道精神之外，他煥發的青春俊美肉體又連結著希臘美學，忽然又增加了奇異的性暗示。於是，這位西方基督教聖徒承載著「肉體」、「受苦」、「美」、「救贖」、「自戀」等，多重的現代人性象徵意義。⁴

「柯象」在臺灣近代一百多年的歷史長河中，經歷三個不同政權統治，其被賦予的各種身分及價值也隨之改變。清末時期，「柯象」被供奉於雲林地區的玄天上帝廟，由於當地漢人的建廟崇拜，「柯象」被視為玄天上帝的化身，而具有神聖的性格。1895年日本治臺之後，漢人對於日本殖民統治的諸多不滿，轉化為臺灣各地的抗日事件。1912年，雲林地區玄天上帝廟神職人員黃朝、黃老鉗等人，連絡鄉里民眾意圖起事抗日，歷經三個多月的醞釀行動，尚未起事即背日警發現而告失敗，史稱土庫事件。當時黃朝、黃老鉗等

³ 蔣勳，《肉身供養》（臺北市：有鹿文化，2013），頁204。

⁴ 蔣勳，《肉身供養》，頁204-210。

人作為神力號召的「柯象」也成為日警的眼中釘，被轉送至臺南地方法院「審判」；至此，「柯象」從漢人神明桌上的神明，跌落至日警法庭審判的一件證物。土庫事件之後，「柯象」由於木乃伊的特殊性而被收藏於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訓練所，至此「柯象」又成為參考品而被保存。1945年二次大戰之後，國民黨政府接管臺灣，警察官及司獄官訓練所改制為臺灣省警察學校，「柯象」仍保留於校內。由於「柯象」人體遺留的特殊性，乃成為該校刑事教室的人體模型，而具有教學功能的工具性質。1993年，警察專科學校將「柯象」轉贈給省立臺灣博物館（今國立臺灣博物館）收藏。在轉贈前後，曾兩度展出於社會大眾眼前。「柯象」肉體不壞的特殊情況，總是吸引媒體大幅報導，不論展覽主題或媒體所傳達的，「柯象」總被刻畫為「奇異」、「神怪」的特性，增加其神秘的色彩。⁵

「柯象」確實是歷史上少見的（截至目前則是唯一）、民間宗教信仰的肉身，並隨著臺灣政權變動，而不停流轉其內涵的獨特性，但歷史學界尚未有人研究探討；儘管他特殊而神秘的身世，總吸引著眾生的目光。目前，幾位學者正奮力以各個不同領域，嘗試開拓「柯象」研究，我幸運地能在第一時間參與「柯象」研究，並進行為期兩年的田野調查。在此一期間，我多次前往大埤鄉大德村，訪談當地諸多耆老，也訪問了警察專科學校管理刑事實驗室的劉仁傑教官，並進入該校圖書館資料室尋找蛛絲馬跡。這樣的經驗和所採集資料，對我個人裨益深遠。這些田野調查及資料採集，也讓我發現許多目前礙於資料不足無法解決、但卻重要的問題，希望個人的田野經驗與問題觀察，對於後續的研究有些微的參考價值。

二、田野調查過程

（一）起點：臺博館新店庫房

⁵ 簡克勤，〈國立臺灣博物館收藏文物「柯象」與土庫事件研究〉，頁117。

「柯象」與我的第一次「見面」，是碩士班二年級選修范燕秋老師的「社區文化資產保存與臺灣史」課程。這門課讓我得以前往歷史悠久的臺灣文史寶庫「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淘寶學習，該館典藏組組長李子寧不只介紹臺博館的珍貴收藏，也提供各種研究發想和協助，令我深刻的感佩。而「柯象」肉身收藏於臺博館新店庫房，被列為參考品。2010年 1月 15日，兩位老師邀請影像醫學專家蕭仲凱醫師，共同前往新店庫房對「柯象」進行醫學檢查，以便於後續的研究。蕭仲凱醫師以醫學專業所做的初步判斷，在文中便不贅述；⁶我認為比較有趣而值得思考的，是「柯象」在臺博館新店庫房存放的空間位置，以及館方人員對於「柯象」的態度。臺博館庫房基於文物保護的考量，有嚴格的光線、溼度控管，以及保全人員監控人員的進出，庫房內存放各式文物，大至人高的銅像，小至巴掌古玩，皆陳列其間。整個庫房空間大體分隔為兩大部分，存放「柯象」的玻璃櫃放置在左半部的架子中間，且前後堆滿各類文物。就我當時的觀察，「柯象」應該被擱置很久並未移動，而我們費了一番功夫，挪開前後的文物，才得以在狹小的空間之中觀察「柯象」，顯示「柯象」兩次展覽展出之後，便被遺忘。值得注意的是，筆者與臺博館內部人員電郵連絡相關事宜時，標題皆稱「柯象」為「爺爺」。而且，筆者私下詢問工作人員對「柯象」的了解與觀感，並沒有人知道「柯象」的歷史淵源，對於「柯象」煙燻後乾癟的肉身，也皆表示害怕。

（二）轉折點：雲林大埤鄉大德村

在「柯象」研究的起初，筆者遭受相當大的挫折，原因不外乎日治時期土庫事件存留下來的資料過少，直接關於「柯象」的資料幾乎為零，面對這尊莊嚴而乾癟的肉身，時有無從下手之嘆。所幸，2011年農曆新年，筆者趁

⁶ 簡克勤，〈國立臺灣博物館收藏文物「柯象」與土庫事件研究〉，頁8。

著新年假期廟宇慣例開廟門、迎神納福，外地遊子也都返鄉過年之際，前往土庫事件關鍵地－蘆竹後庄（今雲林縣大埤鄉大德村）進行田野調查。依據我的了解，今日大德村中僅存一間供奉玄天上帝之北極殿，北極殿建於當地活動中心的二樓，是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後因重建北極殿的經費不足，因此與政府合資重建的廟宇。該廟宇是否為當時柯象最早供奉玄天上帝之地，已不得而知。但經考據後，黃朝等人抗日起事應該是以這個廟址為行動中心。其間，筆者採集當地耆老口述，紀錄一段有趣的傳說，即當地流傳著：若是村內發生兩件事情，則「柯象」就會回家，一是鐵樹開花，二為村內的廟門都開向同一面。這兩個條件中，「村內的廟門都開向同一邊」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北極殿不遠處，還有另一座歷史更為悠久的廟宇「大埤三山國王廟」，據傳該廟創建於清嘉慶14年（1809），時間上遠較供奉「柯象」的北極殿為早。據當地耆老口述，以前大德村地區分為新舊街區，兩街民眾雖然都會到「北極殿」和「大埤三山國王廟」參拜，但兩街村民時常為了舉行祭典相關時宜而有所不和。這樣的傳說不禁令人懷疑，1912年黃朝試圖以「柯象」號召村民武裝抗日之時，蘆竹後庄中是否有其他反對的聲浪存在？新舊街的村民是否皆參與抗日的活動？這些都是懸而未決的問題。

（三）有待深究的場域：警察專科學校

「柯象」在土庫事件平定後，被當作犯罪證物而送至當時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參考室存放，該訓練所1945年之後屢次改制，現今是位於臺北市木柵區的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下文簡稱警專）。筆者因范老師提供的聯絡管道，有機會拜訪警專的劉仁傑教官，並於2010年8月6日進行訪談。除了在碩士論文中已提到的部分，還有許多零碎、但是不容忽視的線索，值得進一步探究。就我所知，警專接收「柯象」之後、最初收藏於大禮堂的儲存室，接著移至圖書館置放。「柯象」放置圖書館，應該是它在警專時期最廣為人知的時期，可惜並沒有在警專找到任何資料記錄。此外，「柯象」的外

觀也有重大變化；1970年（民國59）前後，「柯象」還大致保持舊貌，但1978年（民國67）劉仁傑擔任助教時，身上衣飾已被更換；當時的實驗室主任楊鴻圖教官更在「柯象」臉上塗抹石膏和漆繪五官，並將其移至刑事實驗室作為人體模型使用。究竟楊教官基於什麼理由變更「柯象」外觀，以及「柯象」在警專中的空間如何移動，一直是筆者無法得知的部份。就劉仁傑教官所言，該實驗室累積大量的幻燈片和照片紀錄，時間長達四、五十年，其中或許可以看到「柯象」在校內空間位置的變化，值得投入人力整理。

三、結論

總括而言，以上僅就個人兩年間所進行的「柯象」田野調查，提出粗淺的討論。此外，我認為還有幾個值得追究的問題，首先，有關物質文化研究的角度，由於觀看者對於物件的文化投射，往往造成物件產生不同的物性。不過，觀看者極少將感想寫下來，這就必須仰賴歷史研究者進行口述訪談、紀錄。在我的碩士論文中，對於「柯象」物性的討論，將「柯象」存放在警專期間，僅解釋為「工具」性質的說法，略嫌粗糙。柯象在當地雖然作為一人體型「工具」被使用，但是這個工具的使用者：教官、學生、參觀者，皆對「柯象」有不同觀感，可惜筆者搜索僅發現一篇當時學生對「柯象」的文字紀錄。⁷若有機會廣泛對警專其他接觸過「柯象」的學生、教官以及教師進行訪談，必能深化「柯象」在警專時期的歷史理解。

如前言所述，「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筆者深信「柯象」與人世間各種相遇皆有其因緣際會，每一位遇見「柯象」的人必定會對「它」、「他」、「祂」有著個人文化經驗、宗教信仰的不同投射。甚至，往後各項重大研究出爐，也可能影響我們觀看「柯象」物件的角度。

⁷ 該文件參見簡克勤，〈國立臺灣博物館收藏文物「柯象」與土庫事件研究〉，頁100。

這些可能是造成「柯象」產生新物性的有趣因素，而且必須即時系統性的採集記錄，提供後來的研究者分析、探討。